

占有与存在

□ 米 川

当知识和工具平权随着 AI 奔腾而来,我们该如何学习?该如何数智化生存?这是现代人的数智困境,也是时代的“大哉问”。

弗洛姆其实在《占有还是存在》中就回答了这种问题。基于对资本主义消费文明的哲学诊断,他指出,在物质丰裕和意义贫困的时代,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是“占有”与“存在”两种根本对立的生存模式。

“占有”(to have)模式的人是“所占有东西的总和”,其核心逻辑是以拥有物品为导向,将一切都转化为可占有、可支配的“财产”,安全感源于占有更多。学习变成追求占有答案而非探索问题。“存在”(to be)模式的人是“能主动创造意义的主体”,其核心逻辑是以自身潜能实现为导向,关注去做、去体验、去成长本身。学习是通过思考、质疑与实践动态生成“理解世界”的能力,核心是“参与式认知”。

弗洛姆似乎精准预言了数智化生存困境:我们拥有海量的信息却忍受无知的饥渴;拥有密集的连接却更孤独;拥有充塞的囤积却更空虚;我们在数字耗竭中演绎无所不在的数字焦虑。其原因就在于开启的是“占有”模式,遮蔽了“存在”模式。占有越多越恐惧失去,越恐惧失去就越想占有,直至被占有物占有。他告诫说,“占有”是一条通往异化的死路,唯有活出生命力本身的“存在”,才能让人真正摆脱焦虑。显然,“占有还是存在”本质上是选择被占有物支配,还是做自主能动的人。

但“to have”or“to be”并非二元对立,而是“不一不异”的关系。“to have”是人性的欲望,源于对资源匮乏的恐惧,镌刻在人性的骨子里。“to be”是“to have”的妙有和妙用。

真正的“占有”是使用,是生成,是“去存在”。“甚爱必大费,多藏必厚亡”,传载的是“圣人不积”的“用”。凯文·凯利在《必

然》中指出,未来是永无止境的“开始”,技术的用途是在“使用”中不断发现的。第二代认知科学认为,知识与其说是个名词,不如说是个动词,它的本义是“使用”。意义主义学习理论揭示,学习的本质是意义生成而非知识占有。AI 原生(AI-Native)学习范式的底层逻辑正从“知识的累积”转向“做主体性的人”,知识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被激活,好知识是“活性的”而非惰性的。这种“用以致学”的知识观是学习者在对话中不断建构生成的过程性知识。

存在主义哲学认为,人(此在)的本质就是“去存在”,去实现自己的“可能性”,而这也是持久幸福的本质。海德格尔指出,人是不断设计、筹划和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。意义感的获得就是“去存在”:一个时刻流动着,具有筹划自身能力的在者(本真),而非被外在力量左右而变得平庸或沉沦。沉沦者,就是不再“去存在”,而是以“存在者”的方式生存。于此,其体现的幸福观是“可能性”的实现、理想世界的建设或创造。“去存在”是“保护人类主体性”的价值旨趣,也是防御人类主体性流失的核心机制。

简言之,“占有”是主客二元,“存在”是心物一元。“占有”是囤积、消极和守财奴式的;“存在”是积极使用、进取和自我实现的。当人能从“存在”中获得意义,就不再需要通过“占有”来证明自己。

真正的“占有”是“不住”。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(《金刚经》)。事来而心始现,事去而心随空。无持续记忆、无固定立场、随缘生心,这也是 AI“无所住而生其心”的工作方式。如果说“过眼即拥有”是对“占有”最浪漫的告白,那么,“风来疏竹,风过而竹不留声;雁渡寒潭,雁去而潭不留影”“万花丛中过,片叶不沾身”等等,则是“无所住”的生命大智慧。